

戰海的來未

著 華 德 愛
 摯 程
譯 豪 敬 余
 泉 綺 英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最後的仲裁者

目次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一部	軍備競爭的序幕	
第二章	英日同盟之解體	一一
第三章	華盛頓及倫敦海約	二二
第四章	後退	三九
第五章	朝着重整軍備的路前進	五三
第二部	戰艦與戰略	
第六章	英美兩國的海軍	六九
第七章	日德兩國的海軍	八五
第八章	義法蘇三國的海軍	九八
第九章	英國的海軍戰略	一一三
第十章	美國的海軍戰略	一二五
第十一章	日蘇的海軍戰略	一三六
第十二章	義法的海軍戰略	一四六

第十三章 德國的海軍戰略·····	一五九
-------------------	-----

第十四章 戰略衝突之處·····	一七三
------------------	-----

第十五章 強弱的據點·····	一八七
-----------------	-----

第二部 戰爭

第十六章 地中海的戰爭(一)·····	二〇三
---------------------	-----

第十七章 地中海的戰爭(二)·····	二一五
---------------------	-----

第十八章 北海的戰爭·····	二二九
-----------------	-----

第十九章 波羅的海的戰爭·····	二四三
-------------------	-----

第二十章 美國站在那方面·····	二五七
-------------------	-----

第二十一章 美國對日本(一)·····	二六七
---------------------	-----

第二十二章 美國對日本(二)·····	二八一
---------------------	-----

第二十三章 英帝國對日本·····	二九三
-------------------	-----

第二十四章 世界戰爭(一)·····	三〇八
--------------------	-----

第二十五章 世界戰爭(二)·····	三二〇
--------------------	-----

第二十六章 戰爭必會爆發嗎·····	三三一
--------------------	-----

附 插圖十六幅 地圖六幅

未來的海戰

第一章 引言

「不斷在進展而毫無限制的軍械添備終必引起戰爭。」這句話經過不少人再三說過，無疑是含有相當不容否認的真理。

歷史似乎更表現出這點道理，在海軍方面更比其他各種軍備確切。從前就是爲了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英、德的海軍競爭，以致直接引起歐洲大戰。海軍軍備何以能够成爲操縱的因素？實在難於解釋。或者因爲海軍是各種軍備中之最昂貴者，亦未可知。不論任何國家，要非預算可以獲得相當的利益，絕對不會願意向軍備方面作這麼大的投資。這種利益究竟是要從安全上和維持國與國間的「現狀」上獲致，抑或要從幻想的侵略戰爭的勝利上獲取，完全要看關係各國的心理和彼此的連帶繁榮如何而定。

此外還有一點。飛機的製造雖然有很大的進化，海軍卻依然是可以在世界任何一隅活動之唯一武力。因此隨時隨地均可造成嚴重的威脅。單獨陸軍，最多祇能造成比較局部的威脅。空軍的威脅遠較陸軍廣闊。但無論如何，海軍力量是具有遍及全球的威脅性，這是不可避免的事

實，因為現代船艦的航線是那麼廣闊，而況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是那麼絕對的依賴航海貿易。在納爾遜時代所謂封鎖——海上威力的偉大武器——不過是把敵人被困在內的港埠進口予以監視和控制。然而在今日已成爲掃除敵人船艦於七海之外的問題了。

一個堅強的英國海軍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最偉大的力量。「這是今日老生常談的一句通俗語。驟然聽去，這句話好像和普通所謂「軍備足以引致戰爭」的原則絕對不符；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英海軍的力量是維持和平的一種勢力，原因就是英國乃係「現狀」的主要維護者——因此亦即侵略者及戰爭的敵人。

英國海軍維護和平的力量未可以軍艦的噸數和艦上大砲的多少來衡量。那是純粹相對的，其實完全要看它對於一切直接攻擊英帝國的可能威脅所具備的應付力量而定。

一般說觀英國領土和貿易權益的國家均欲削減英國海軍的優越程度，於是便引起海軍的競爭。所以釀成戰禍者並不是海軍的軍備，而是海軍軍備競爭所引起的怨懟。

海軍競爭是企圖把一般願意維持原有狀態藉以保全和平的國家底海軍優勢予以削減的一種鬥爭。也就是對維護和平底勢力的侵犯。由是和平能否保全，要視乎「維持現狀列強」的海軍優勢能否增加，或至低限度能否在不斷增重的威脅之下維持其原有的優勢。

今日世界的情形剛剛是這樣。多年以來，那威脅的波濤經已激動了世界的海洋。漸漸的，初時差不多完全看不見的，那狂暴的風雨吹到了。現在經已發動，正在七海之上狂吹。全世界

各海軍國目前正竭盡精力和金錢來擴大它們的海軍軍備。各較小的國家見得威脅逐日擴大，也都追隨各大國の後塵。在它們的本身上說，這些弱小的海軍，本無多大的價值。可是它們這種突然的擴充，自然加增了一般的不安現象，因為在今日集團和同盟的制度盛行之下，這些小海軍便成了各強大海軍的主要生力軍了。

在世界的歷史上，海軍軍備的競爭，從來沒有像今日那麼急遽的。而參加競爭的單位亦從來沒有像今日那麼衆多。更從來沒有軍備競爭能够如今日這樣包括整個「文明」的世界。用在軍備上的努力和財寶真有點驚人，而最大的準備和籌措仍舊在海軍軍備方面。

這種急遽的海軍競爭究竟能否制止？人類爲什麼偏要製造這種機器以促成自己的毀滅？這種事實果真是無可避免麼？事情真個到了那個地步，使得全世界一定要捨棄其他的興趣而集中於軍械的競爭麼？一定要每分鐘增加着，促使文明自趨於毀滅麼？這些疑問，現在各國的人士正交相迫切地詰問商討。發起這種疑問的人多是覺悟到現代武器那麼犀利，戰爭的結果勢必使經積世奮鬥而創成的人類文化盡歸烏有，留下來的只有一堆殘燼，既無所謂勝利者，亦無所謂勝利之果實。

和這些問題平行的還有一句人們經常很喜歡發問的話：「英國是否尚握着操縱海洋的威權？」這句話不單只英國人常常要問的，其實全世界所有明白世界和平的保障全在維護和平者的實力之優越的人們也都常常這樣疑問。對於這些問題究竟有無滿意答復的可能呢？未可說是

完全可能，因為有些孤立的火種亦可以意外地燃着世界的火藥庫，推翻了一切的計算。不過假如沒有這些火種，則人類對其艱苦奮鬥得來的繁榮和幸福尚可以有一點保障的感覺。經濟的因素或者可以減低競爭的速度；祇要這種擴張的急激稍為遲鈍，則舉世將有撥雲霧而見青天之日。可是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說軍械的疊積終必因為經濟壓迫的結果，慢慢的而不可避免地停止。可是今日競爭中最奇怪而又最令人感覺不安的特徵是愈是破產的國家愈多造軍備。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的。假如真個要停止的話，惟有各國彼此重現合作的願望才有成功的可能。而合作亦惟有相互諒解才可以實現。為達到此點目的，任何進行檢討今日的形勢，考究其源起，和分析參加海軍競爭者之希望和野心的工作必須視為對和平的一種貢獻。

從來歷史是在海上造成的。拿破崙的軍隊支配了大部份的歐洲，並且擴展及於東亞和非洲，然而拿破崙戰爭的最後決勝仍然是在海上。美利堅合眾國的獨立是在陸上成功的，由於康和里斯（Cornwallis）在約克唐（York Town）投誠。但是當時格雷佛斯（Graves）所統率的英國艦隊要不是在折撒比克灣（Chesapeake）被法國海軍擊退，則康和里斯的陸軍絕不會被迫投降的。卡蘭達爵士（Sir Geoffrey Callender）說得好：

「假如喬治三世的政府不是腐敗的，假如它的海軍能够保持其威力，不是那麼積漸衰落，美國決不會藉外力的干涉而獲得獨立。當時英國之所以能取得那一處遠越重洋的領土，完全是海軍之功，及後亦因為英國不能維持它的艦隊而致未能保全那一塊領土。英國

與其帝國之統一是靠兩條縛帶——感情和戰艦。喬治三世不幸竟使兩者同時瓦解。」

過去數年間空軍的發展是那麼神速，將來對於歷史的締造定必有極大的影響。但影響的程度，仍有待於將來的決定。無論如何，空軍似乎不會支配一切大事而代替了海軍孕生歷史的地位。實際上各國多少要倚靠從海道輸入的供給。空軍雖然可以截斷這種供給，但它自身決無獨任這種主要供給之可能。還有，雖然空軍足以破壞和恐嚇，但它能否克勝，佔據和保守領土，（蘇聯雖具有驚人的降落傘隊）仍要待事實的證明。

在西班牙和中國兩處的戰爭，似乎已經表現出這一點。先就西班牙方面講，佛朗哥將軍在最初的時期，確曾由摩洛哥用飛機運載士兵到西班牙，但他不久便覺悟若要造成勝利的合理機會，必須先行獲得海權。關於承認西國民軍有交戰團體權利的一切爭論也正爲要得到自由運用海上的威力。至於其餘，空軍是用來破壞及殺害生命罷了，它沒有什麼決勝的成就。在中日戰爭方面，空軍擔任重大——而且可怕——的責任來造成中國人民的不幸，可是日本如果感覺到保衛交通線的海軍受着威脅的話，它一定不敢發動這次的侵略。

在未來的歷史上不論空軍有着怎樣的影響，它對於促使海軍廢棄的一點力量仍然相去極遠。今日當然沒有一國的軍備競爭是單獨集中於空軍的。祇要留心研究一下各國的預算數字，便可以明白它們依舊相信海上威力是國防上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句話的意思，無論如何，決不是說各國同時並未努力趕着造成這種新軍備的威力。

當自動魚雷艇發明的時候，熱心的人們竟謂主力艦的時代已過。迨潛水艇出現時，又謂主力艦已屆沒日。當空軍作極大速率的發展時，又有一般喧囂之輩高喊着浮在海面的一切東西尤其是戰艦一類都已失了時代性！可是到了今日，各海軍國仍舊在建造更大更猛烈的戰艦，因為各國明白不論新空軍的威脅怎樣大，戰艦依然是最後海上權力的仲裁者，而且沒有海上的權力便無支配的希望。五千萬的法國人或許還會錯誤，但是億兆的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義國人，德國人和俄國人絕不至全都錯誤。

這樣並不是忽視了空軍的威力。空軍能把戰爭展延到民衆的家裏去。它們可以惹起生命和物質底可怖的損失。從軍事的立場說，無論如何，空軍的威力若用爲一種海上權力的工具時，不論直接或間接，實在最可怕的。它可以直接在海洋上襲擊航海貿易。此舉將會破壞國際法已屬極端明顯，雖然有一位德國海軍上將最近仍堅持反對的觀念。但若祇爲合法的爭議然後建立它的國防，那簡直是一個癡直的國家。空軍若果用作海上威力的間接輔助者，如被用爲破壞船塢，商港和裝卸商船，以及破壞商埠間貨物的分配等，恐怕會更來得有效。這樣的確是一個非常實在的危險，而於考慮現代海權問題的時候尤須充分注意。

美國海軍上將馬漢 (Mahan) 寫他審查海上威力對歷史的影響底名作時，他的工作比較在今日的問題，似乎簡單得多，因為現代新發明的邁進和各國對國際貿易依賴性之加重益形複雜，然而馬漢畢竟是能夠看得清楚而宣傳一種爲若干國家所接受（其中有許多國家在馬漢時代

不會被想像爲一個海軍強國）的主義之第一人。在那時海軍強國不像今日這麼多。抑更沒有現代世界這麼複雜和門類紛繁。那時又無空軍以作海上力量的威脅或補充。海軍亦寥寥無幾，她們並未受到迷惑的海軍限制條約和裁軍企圖的包圍（今日多少國家的海軍政策都受了這種現象的影響）。後者的一個單獨事件已經够了。假如沒有海軍的限制，一定不會有用條約規定海軍實力「比例」之事情發生。假如沒有海軍實力的「比例」，一定不會有所謂「海軍均勢」的名詞，而日本也不會把「海軍均勢」和國家的威望與「面子」弄得那麼淆混，她們的政治家也不須要呼籲各海軍國家靜聽她們絕不能獲致的要求。

今日的主要煩惱之一就是開頭便對於所謂「海權」即已經很難給以一個正確的定義。

所謂「海權」顯然不是單要有一個極大而且有力的海軍。歐戰之際，德國具有極雄厚的海軍艦隊，可是德國始終並未利用它來發展它的海權。德國亦未出以斷然的努力來否認敵國的海權，直至它開始實施「無限制」的潛艇戰略時爲止。德國此項戰略雖曾相去成功不遠，但結果終成自作自受，因爲它這種舉動反令美國加入戰團和它對敵。

還有，在批評英國海軍部的燃料政策，曾指出一點絕對的真理，即以斷絕燃料供給的方法實有解散全世界最強大一個艦隊的可能。這樣便引起維持供養的能力爲海權的一個重要部門的結論。這種結論對每一個海軍國都算真確的，所異者程度之大小而已，因爲文化經已達到任何一國都沒有完全自給可能的場合了。而這種情形之在英國更要比任何一國來得真切。英帝國

的一部或兩部分假如斷絕了海外的供給或者仍可單靠自己的資源繼續生存，但全英各屬應該視爲一體，而以英倫三島作心臟。英倫三島對全世界的海上交通倘被切斷和供給停止，則該三島的本身當然不能繼續成爲一個國家，單獨爭取它的獨立。這裏可以括用一些數字以爲佐證。英國有着極大數量的工業區民衆，而比較上食糧的出產卻是極少。實際上，英國爲養育它的人口，每日需要輸入五萬噸以上的食物。若照運輸食糧赴英各輪的平均載貨量度計算，則單就人口的供養而論，英國每日須有裝滿食糧的船隻一百五十艘開到。這個數字似乎類於天文學上的數字，但的確可以代表實在的情形。

拿破崙的軍隊或者只有糧食即可挺進，可是英國卻不能單靠糧食來維持。所有輸入的食糧都是買來的。償付的代價是英國工業出產品的輸出——例如製造品，復出口品和所謂「無形的輸出品。」後者如貿易中的輪船輸運和外國投資等是。由是在海上便有一個輸出輸入的兩頭交通，對英是極關重要的。製造品的輸出尤其需要原料的輸入，於是入口運輸的重要愈益增加。一旦交戰，多數英帝國的海外貿易勢必佔着新的而是平添的重要地位。英國出產鐵，煤，鋼；可是棉，硝酸鹽，油，和數百種其他戰爭原料都要由海外運入。

在戰爭的時候這種供給的維持便成爲「海權」的一個重要部份。航海貿易的保護可以藉充足的海軍力量以維持，但貨物的實際運輸卻是商船的問題，這種商船在英國已被稱爲「商業艦隊。」這個名詞的選擇很是適當的。於是便有一個「供養艦隊」(Navy of Supply)和一個「防

衛艦隊」(Navy of Defence)合成海權的兩大要素。由這點便生出「防衛艦隊」的第一個最重要責任是保護「供養艦隊」的真理。

「供養艦隊」的船隻是要駛行全球的。它們的活動絕不能因為戰略的需要而加以規定或節制，因為它們單純受制於要把主要的供給，從出產地運到需要地的責任。假如要對「商業艦隊」給以適當的保護，那末海軍艦隊必須在許多航線上能够充分的在外端活動一如在內端一樣。老實說，遇到必要時，整個海洋的航線凡有商船進出的都要一體加以保護。

這樣顯然需要設立根據地，使得必要時負責保護的艦隊可以獲得必需品之供給。有人或會這樣問：為什麼海洋的運輸不需要海途中停泊而保護艦隊卻需要根據地？答案是：商船可以——並且會隨時於可能之下——採取最直接的途徑由甲地開赴乙地而用其最經濟的速率行走。在另一方面，軍艦要想保護那條航線，必須巡視四週數百哩的區域，搜索可能的偷襲者並且要把它毀滅。還有一層，擔任這種保護責任的軍艦，永遠不能够讓它的煤艙，軍械庫和儲藏室達到近乎竭盡的程度。軍艦到需要開足馬力或是交戰的時候必須有充足的燃料和軍火，這些保護艦隊卻正要隨時追擊敵方的偷襲艦隊，而要避免於執行此種職務時受着不利的危險，這種危險是在燃料和軍火告罄時即會發生的。

況且，在海洋商務航線附近找尋敵艦，在原理上有如大海撈針。試看當年德國巡洋艦「德勒斯登」號的事件。它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福克蘭羣島 (Falkland Islands) 一戰後由豐斯

比(Von Spee)所率分隊中碩果僅存的一艘。當時「德勒斯登」號不過是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商務航線一個可能的威脅者，可是在「正史」上卻這樣說「它固然是神出鬼沒了，但卻不可置之不理。因此，經過那一役之後海軍部馬上便指派一個專責的分隊去解決它。」雖然這樣，而事實上仍要到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才把「德勒斯登」號尋獲，把它毀滅。一連三個多月，它竟然把整個堅強有力的英艦隊弄到束手無策。

海外根據地，因此，便成了海權的第三種需要。所謂「海權」，事實上，有如一種三腳橈：它的腳就是「防衛艦隊」，「供養艦隊」和海外根據地。倘若三腳中有一不妥，則整個機構的安定將被摧毀而海權亦必宣告崩潰了。

第二章 英日同盟之解體

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全世界呈露戰疲的現象。個人和國家都因飽嘗戰爭的恐怖和艱苦，因而盲目地在暗中摸索，尋求新理想和新主義。爲了這樣情形，國聯會遂得應運而生——這原是一個絕善的理想，不過正當開始成立之際，其總統身爲發起人的美國，突然退回她的孤立壳裏，完全不再過問；而國聯也就在此時斷定了失敗的命運。

然而理想終於盛行，雖則有好幾件事實，理想是被嚴厲的現實主義所覆蓋。此種事實之最顯著者要算凡爾賽條約。號稱「老虎」的克雷孟梭（Clemenceau）只曉得一件事是必然的——就是祇要他能够防止的話，永遠決不許德國再設軍備來進犯法國。克雷孟梭終於如願以償，因爲舉世都已厭惡軍備，而一般人仍在痛恨德國的空氣之下生存着。「打倒凱撒！」的吶喊聲依舊隱約可聞。由是凡爾賽的和平製造者便褫奪了德國所有的軍備，完全沒有理會到事實上德國國內是那麼紛亂，在那些軍備未陳舊以前她絕對無施用之可能。向比提（Beatty）上將所統率之英國大艦隊投誠的德意志艦隊，當時被禁鋼於歐戰聯軍大艦隊用作根據地的斯格拍弗洛港（Scapa Flow）。德國艦隊就在斯格拍弗洛港種下了協約國間不協調的惡果；原因就是協約國彼此爭取那些投誠的德艦。天幸德國艦上的人員自動把各艦鑿毀，於是雄極一時的大德帝國艦隊便在一

個英國海軍根據地沈沒了，此後便只成爲打撈專家和拆船廠所注意的問題罷了。

這麼一來便消滅了一個大武器。但協約國方面卻感覺到自己的海軍有點靠不住。停戰協定之後，他們——尤其是英、美兩國——都正在實施非常時期海軍建艦程序，進行各種階段的築艦工程。各船塢均接到充分的建艦合約——而此種軍艦建築的需要到這時突然消失了，各國亦無從找尋款項來完成此種未竟的工程。爲重建被大戰摧毀的文化，各國正需要一切可以挪移的款項。還有，剛在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結束之後——這個戰爭的目的在消除「戰禍」——再沒有人需要一切主力艦，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無怪乎舉世都厭惡這些破壞的工具。而且很明顯地，這時需要造一點嚴厲的工作。在大戰期間，法、義兩國並不十分着重於建造新大艦。她們已經築就和繼續添造的都是小艦，但四年大戰間，兩國都沒有造過一艘主力艦。或許因爲如此，所以法、義特別表示出急欲分得德意志帝國艦隊的一部分以作戰利品。

在日本方面，情形卻不同了。我們必須記着，歐戰前的日本，根據今日的程度而論，才開始露出強國的端倪——在英國護持之下，她正在繼續發揚光大。英國那時是日本的同盟國。加以日本在歐戰中的活動是比較狹小。她可以而且確曾注其全力於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海軍，而這個海軍，在她自己看來，足以和她新取得的強國地位相稱，並且可以和各協約國相媲美。這樣日本在大戰期間即着手建造四艘主力艦，並且已經把大戰將要爆發時着手建造的四艦全部完成了。

此外日本更批准多造新主力艦六艘，名之曰「山城」，「赤城」，「加賀」，「土佐」，「高雄」和「愛宕」等號。六艘之中「赤城」和「加賀」兩號，於一九二〇年設計之初，原定是三萬九千噸和四萬二千噸的主力艦，但在興築之際，已經把它們改作航空母艦。日本企圖擴大的海軍數量固尚不祇此。還有八艘很大的主力艦亦已在籌備設計中。

在英、美方面的情形也很有點相像，同時亦可以說絕對相反。大戰期內英國並沒設計增造多少主力艦，但實際上她竟然完成了十二艘。加以在大戰將近結束時英國將要計劃添造的軍艦的體積和威力——因而連帶到價值——都比以前所造的格外擴大。例如：「皇家至尊」(Royal Sovereign)級的主力艦築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共二九一五零噸，每艘價值二百五十萬鎊。還有「頭披」號築於一九一六年，排水量四萬二千一百噸，最初費了六百萬鎊以上。這樣還未算了。停戰協定之前，英國已經開始建造和計劃興工的尚有大主力艦四艘。而稱為「改善的『頭披』級」，其中三艘名為「安遜」(Anson)號，「候活」(Howe)號，和「洛達尼」(Rodney)號的，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開始建築時已經化了差不多一百萬鎊。

這些新艦是遮特蘭事件發生後 (Post-Inland 屬於丹麥的) 所設計的，而係對德國的一個回答，因為那時德國正添造四艘大型的戰鬪巡洋艦，叫做「麥金遜」號 (Mackensen)，「格拉夫斯比」號 (Graf Spee)，「埃薩特斯佛里耶」號 (Erstitz Freya)，和「埃薩特斯A」號。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三月，各國都曉得德國已經停止建造海面戰艦的計劃，而集中全力和資源於